

基于五运六气理论浅析西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治与用药规律

An analysis of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COVID-19 in Northwest China from the five movements and six Qi theory

高学斌 王 博 李 帅*

(甘肃省中医院, 甘肃 兰州, 730050)

中图分类号: R25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7860 (2022) 35-0018-03

【摘要】文章运用《黄帝内经》“五运六气”理论探讨西北地区局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机制、辨证基础及临床诊治思路、用药规律,发现此次西北地区疫情发生于辛丑年终之气,太阴湿土在天,太阳寒水在泉,气候整体寒湿为主,感染者多兼夹湿邪,治宜扶阳祛寒湿、健脾益肺。并且重点分析区域肺炎诊治与用药规律,遣方用药遵天时、顺时令,从天、人、邪辨证,依五运、六气特点制定,按四时非时之气或时气自病而遣方,依四时之气化裁疫病通治方取得较为满意的临床疗效,为疫情防控中医临床治疗提供参考。

【关键词】五运六气;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瘟疫;中医

【Abstract】 his paper uses the five movements and six Qi (五运六气) theory in *Huangdi Neijing* (《黄帝内经》) to discuss the occurrence mechanism, differentiation, clin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ideas, and medication rules of COVID-19 in Northwest China, and finds that the epidemic in Northwest China occurred in the Xinchou (辛丑) year-end Qi (气), the Yin (阴) and wet soil is in the sky, the sun is cold and cold in the spring, the climate as a whole is mainly cold and damp, and the infected people are mostly wet and evil. In addition, it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regional pneumonia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and medication rules, dispatches drug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heavenly and seasonal orders, distinguishes from heaven, people and evil, formulates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ive movements and six Qi. According to the general treatment of gasification and epidemic disease at four times, it has achieved relatively satisfactory clinical efficacy, which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clinical treatment of TCM medicine for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Keywords】 The five movements and six Qi; 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 Pestilence; TCM medicine

doi:10.3969/j.issn.1674-7860.2022.35.005

“五运六气”是中医的基础与渊源,其渗透中医“天人相应”的思想,是《黄帝内经》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气候时令变化规律以及人体疾病的预防、诊治和指导用药的一门学说,是自然与生命之间的一座桥梁。本次西北地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以德尔塔病毒株感染为主,呈现高致病、高传染性,具有潜伏期短、传播速度快、病毒载量高、核酸阴转时间长,更易发展为危重症等特点。从中医角度分析,此次病毒毒性燥烈,传变快,易入里化热,入营血传心包。此次西北地区疫情发生于辛丑年终之气,太阴湿土在天,太阳寒水在泉,气候整体寒湿为主,感染者多兼夹湿邪,治宜扶阳祛寒湿、健脾益肺,遣方用药遵天时、顺时令,从天、人、邪辨证,依五运、六气特点制定,按四时非时之气或时气自病而遣方,依四时之气化裁疫病通治方取得较为满意的临床疗效,现详叙其下。

1 辛丑年西北地区运气与疫情分析

夫“运”者,动、转也,寓五行之气在天地阴阳中的运

行与变化^[1]。《黄帝内经》:“五运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五运阴阳的变化是天地变化的规律^[2]。《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天元纪大论》记载:“甲己之岁,土运统之。乙庚之岁,金运统之。丙辛之岁,水运统之。丁壬之岁,木运统之。戊癸之岁,火运统之。”2021年为辛丑年,其中“辛”乃天干,“丑”乃地支,水主丙辛,辛为阴干,故辛年中运为金,岁运乃水运不及。按岁运胜复规律,岁运水不及,土以乘之,属气克运,为天刑年,则湿乃大行,木气复土,风木为之。地支为“丑”,司天之气为太阴湿土,主上半年气候变化,司天为二阴之气在天必有二阳之气在泉,故在泉之气为太阳寒水在泉,主下半年气候变化。司天上半年偏湿凉,雨量大,在泉主导的下半年则寒凉来的早,雾气重,秋天比以往都冷。《圣济总录·卷第一》:“太阴湿土司天,太阳寒水在泉,中见少宫土运,岁土不及。主位太征火,客气少阴火,中见土运,大火正,物承化,民乃和,其病温厉盛行。”综合辛丑年四之气“畏火临,溽蒸化,地气腾,天气否隔,寒风晓暮,蒸热相搏”此时脾胃不足仍存,西北暑热仍较明显,客气少阳相

火，火热之气煎灼肺金，仍有一波疫情高潮。辛丑五之气，火热之气得减，燥气盛行，寒气早临，此时寒、燥时行，疫情总体也随之减退。根据中国气象网 10 月上旬西北地区阴雨连绵，雾气升腾，火热得减，中下旬燥热之气与寒气相合成惨会，土、木不及，燥、火太过，出现燥邪犯肺之状，适逢外来疫邪之气，则出现此次西北地区小范围、小规模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2 基于运气学说理论的新发冠状病毒肺炎病机及辨证

温病之邪感人则一，而病患长幼各异，禀赋之厚薄不一，邪入之深浅不同而变化多端，应遵张机（字仲景）“守病机而后辨证论治”^[3]。借鉴曾卓辉等^[4]从卫气营血及三焦辨证入手，根据证候判感邪深浅、邪正消长、禀赋迥异及有无兼证，辨证立法、随症遣方。辛丑之年，据五运六气理论探究此次西北疫情从“湿”“燥”论治，一方面要考虑“寒湿化燥”，另必须兼顾“伏燥兼湿”的病机要点。

此次疫情正直西北晚秋季节，湿寒偏重夹杂疫毒出现局部小范围“寒湿疫”，寒湿其性属阴，易伤阳气、化热、变燥、致瘀、转脱等，盖湿阻三焦，气机失畅，肺失宣肃，水道通调失畅，加之寒湿伤阳，温煦蒸腾无力津失上承，出现上焦燥化，中下焦寒湿雍阻之象，另之外感“凉燥”津液不能布运，“燥胜则干”则出现干咳痰少，痰稀不易咳出，咽干，口干，唇干，鼻咽干等症状，宜从寒湿辨证，正如“湿寒顿去，津液得复，则燥宜无存”^[5]。另基于“伏燥兼湿”病机，辛丑年太阴湿土司天，太阳寒水在泉，中见少羽水运，其令寒湿，结合庚子年岁的燥气及三年化疫的“伏燥”交辛丑运后已式微，凉燥之邪随疫疠之气经口鼻、皮毛而入，肺为娇脏，主行水，恶寒、燥，肺通调失常，水液宣降失司，留聚一处化而为湿则出现咳嗽、咳痰、喘闷甚则腹泻，便溏等症状，此为“伏燥兼湿”。“太阳寒水在泉”之年，水之温煦较弱，又此次疫情多为老年患者，脾肾阳虚症状居多，化湿无力出现津液不散不利，局部出现津液不足之口干、口渴、痰少、大便秘结等症状。

运气学说对“燥”“湿”治病有较为详细的阐述，中医认为燥湿互济，遵循对立制约、相互消长、互根互用的规律^[6]。因外感“燥”“湿”之邪或内伤脏腑功能失调，水液代谢失常，津液布散失司而局部失养出现燥象，水液停聚不化成湿，即燥湿兼杂；湿胜则见濡泄，泄利则伤津致燥，此湿从燥化；若燥伤肺卫，肺失宣降，水液失布则聚而成湿，此为燥从湿化，综合此次疫情诊治辨证，不乏燥象为主、湿象为主的临床表现，从“湿”“燥”辨证符合疫情病情变化。

3 区域常见证型、辨证基础及用药规律

3.1 从“湿”论治

吴有性（字又可）《温疫论》从湿邪论瘟疫，阐述湿邪致疫的病因、病机及诊治特点进行详细论治，是论述湿邪致疫的专著。当代医家在湿邪致疫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寒湿疫”“风寒湿疫”等观点，并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治中取得较为满意的临床效果^[7-9]。当前大量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解剖学肺部显示大量黏性渗出性、水肿造成弥漫性肺泡

损伤，最终透明膜形成，终致毛细血管内血栓^[10-11]。这与中医“湿邪”与“痰饮”理论相符合，外感或内伤致湿邪内蕴又逢疫疠之毒经口鼻侵犯肺金，肺失宣降，痰湿壅阻气道留注于肺致呼吸、循环衰竭致死。寒湿疫邪治病上先受之，上焦通调失司，中焦湿浊内斥，伤及正阳，变生诸症。“瘟疫之气，其扰于上，次传中下……”首先出现湿邪犯肺之症，治易宣透，化湿透邪，如阳气受损，脾胃受伤，将痰湿浊邪闭在上焦，咳嗽痰不能出，呛咳不止，病情加重，治以温中健脾、祛风化湿、宣肺透邪为治；若湿毒化热则出现壅闭肺气之症，治以清肺通络，泻火解毒佐以健脾祛湿。此次疫情未见湿毒化热逆传心包之危象，以温邪犯肺（轻型）、湿热壅肺（普通型）证为多见，而湿毒闭肺（重型）证较少，无内闭外脱（危重）证患者。

3.2 从“燥”论治

关于“秋燥”的记载首见于袁班《证治心传》“燥令大行，往往盛于秋末、冬初，人在气交之中，受其戾气，伏而不宣，是为秋燥”，秋与冬运气交换之时，此时为凉燥，易于伤人，耗液伤阳。燥分内、外，在外则与六气更替及人体邪正消长密切相关，在内则与疾病进展密切相关，如“寒湿化燥”“脾湿肺燥”等病机演变，其多由各种病因导致的津液亏损不足，亦由脏腑功能虚损津液不得不散而造成阴津相对不足致病。内燥多发生于疾病的进展中，范伏元团队^[12]认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期，疫毒陷肺，肺燥腑实，出现高热，喘憋气促，便秘等肺燥伤阴之象，治宜宣肺通腑、润燥解毒。宋元泽等^[13]详细阐述内燥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危重症患者的关系，认为危重患者燥入下焦，耗伤肝血肾精，肝肾阴虚则风动，阴血不足成瘀，阴虚则内热、燥热并见，阴损及阳则出现内闭外脱之危象。吴塘（号鞠通）《温病条辨·上焦篇》：“秋燥之气，轻则为燥，重则为寒，化气为湿，复气为火。”叙子母胜复之气，寒水乃燥金之子，重则为寒，土生金，湿土为其母气也，化而为湿，由此同属阴的燥、寒、湿可迅速传变，同时火乃燥之郁，结合此次西北疫情运气特点，从“燥”论治更符合病情之演变。

3.3 西北区域运气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常用方药分析

西北地区气候相对干燥，五行属金合肺，喜润而恶燥，辛丑为水运不及加之为天刑之年，湿乃大行，太阴湿土司天，整体来说上半年雨水相比往年偏多，湿气相对较重，“湿之余为燥，燥之余为寒”，10 月中下旬湿邪变弱，燥邪胜之，从运气学说角度当从“燥”辨证。根据此次疫情临床辨证用药情况分析，燥邪犯肺为辨证基础，在此基础上循其传变伤肺、脾，热盛之情况分为轻型、普通型、重型，轻型邪热壅肺症状患者居多，肺失清肃则见咳嗽、咳痰黄或黄白相兼，痰不甚黏或恶风身热，咽喉疼痛，苔薄黄，脉浮数，组方中柴胡、生石膏、麻黄、杏仁为君，出现的频率较高，根据辨证不同临症加减，其麻黄、杏仁、桔梗相伍，麻黄辛散，宣肺解表以平喘，杏仁、桔梗主降佐麻黄散寒将气平喘，一升一降，一表一里，风寒去，肺气宣，逆气降，咳喘得消，生石膏以清肺热以生津，同时合柴胡解肌以透邪，若热盛津伤较重者，加芦根、知母、玄参等；若痰黏胸闷者，加栝楼、贝母、黄芩、前胡等清热、降气化痰。普通型从“燥”论治，

正如“燥似火非火，似寒非寒，似湿非湿”，卫气受邪伤于表，燥以干之则出现津液不足之象，或身热无汗，咳喘或鼻塞，咽痛、咽痒、咽干或痰少，痰黏不宜咳出之症，组方以麻黄、杏仁、桑叶、沙参、栝楼等为君频次较高，麻黄、杏仁同为一宣一降，宣肺降气平喘，桑叶甘寒质轻，能清肺热，润肺燥，同时沙参、栝楼有清肺热、润肺燥、开郁化痰散结之效。燥从湿化，则出现气机升降失司，津液布散不达，中焦湿困，则出现纳差、肢体困重，舌红苔黄腻之象，予茯苓、广藿香、砂仁等燥湿化痰、理气和中。燥从热化，伤阴耗气，出现干咳少痰或痰中带血、口燥咽干或咳嗽气喘，舌紫绛红少苔、无苔之气阴两虚危重征象，治则在此基础上予安宫牛黄丸、参附注射液救逆固脱。

根据《甘肃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医药防治方案》第三版康复期益肺健脾方化裁临床广泛应用取得较为满意的疗效。“虚”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恢复期核心病机，其病位在肺，脾为肺母，治宜培土生金，健脾益肺，同时邪正交争，辨其转化，辨寒、湿、热、瘀，祛邪务必要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基础方：炙黄芪、党参、陈皮、当归、柴胡、桔梗、麸炒白术、赤芍、玉竹、丹参、生麦芽、炙甘草等组成，其为补中益气汤与逍遥散化裁而成，既有运脾益肺，培土固本，亦兼以疏肝解郁、祛痰化瘀之效，使脾运肺舒，肝和瘀祛，气机通畅。

4 小结与展望

根据运气学说“天人合一”的理念能演绎疫情的变化、发生发展及诊断治疗提供符合临床实际的预测和指导^[14]。本次爆发于西北地区的小范围疫情整体临床表象为津液缺失，本质为气机逆乱，轻型多以燥邪犯肺之临床表现居多，普通型、重型则符合燥的演变，燥从火化则出现炎症的内因，从湿化乃病情迁延反复的病机，燥生风则出现传变的病机，燥伤阴夺气则出现气脱、气脱危重征象，结合西北运气演变，辨证遣方，循证用药，甘肃方药在疫情的治疗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康复期益肺健脾方的推广使用，形成独具西北特色的甘肃方剂。

运用运气学说可预测2022年西北地区疫情变化趋势，指导防疫工作。壬寅年（2022年），岁运风木，少阳相火司天，厥阴风木在泉，运气同化，运生气，则为天符年，少阳司天之年，风行数变，发病来去匆匆。《圣济总录》：“主位太角木，客气少阴火，中见木运，木火相得，运当其位，以奉少阳之政，而行春令……候乃大温……”若气候能转温，则一改上一年寒燥之气，此时寒水退位，少阴加临春暖，且西北干燥，发为温热病，所以壬寅年年初仍会有小范围短时疫情，随着二、三之气，风雨临，温燥之气得以减弱，纵观全年，木运太过，上半年多火，下半年多风，气候变化较大，终之气受在泉之气影响，风气偏盛加西北地区风燥之邪易伤肺卫，如加临温邪则肺失治节发为咳喘等疾，故年终之气仍需注意风温燥邪夹杂而至引发局部范围短时疫情，从抑木扶金入手合理处理温燥夹杂之邪方可知常达变。

寻本溯源是新时代中医药的使命。当前深入研究和应用五运六气的理论指导和探索疫情变化，进一步将五运六气演

变规律应用于临床仍需漫长的过程。

参考文献:

[1]黄帝内经素问[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2.
 [2]孟庆岩,刘圆圆,杨柳,等.《黄帝内经》五运六气历法探析[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21,44(10):874-878.
 [3]杨威,余丞浩.基于五运六气理论的新型肺炎防治分析与探讨[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20,26(3):285-292.
 [4]曾卓辉,李林峰,潘建科.五运六气理论参合辨证探析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防治[J].中国中医急症,2020,29(4):571-574.
 [5]伍建光,赖俊宇,容超,等.浅析新冠肺炎之“燥”[J].江西中医药大学学报,2021,33(4):4-7.
 [6]殷鸣.“燥湿互济”理论渊薮及临床意义[J].现代中医药,2018,38(5):107-108,111.
 [7]张小青,刘璐,徐晓白,等.从“寒湿疫”角度探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针灸防治策略[J].中医学报,2021,36(3):453-456.
 [8]邸莎,沙洪,樊璠,等.从武汉2019-2020年之交的气候变化论“寒湿疫”的成因[J].吉林中医药,2021,41(3):287-290.
 [9]张海宇,杨映映,王强,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医证治研究述要[J].四川中医,2020,38(6):11-16.
 [10]刘茜,王荣帅,屈国强,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死亡尸体系统解剖大体观察报告[J].法医学杂志,2020,36(1):21-23.
 [11]BORCZUK AC. Pulmonary pathology of COVID-19: a review of autopsy studies[J]. Curr Opin Pulm Med,2021,27(3):184-192.
 [12]李旭,沈泉,金朝晖,等.范伏元团队从“湿热燥毒虚”论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体会[J].中医药导报,2020,26(13):1-3.
 [13]宋元泽,李兴芳.从“燥”论治危重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痰栓[J].西部中医药,2021,34(9):4-6.
 [14]沈泉,范伏元.从“温热燥毒”论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J].中医药临床杂志,2020,32(6):1004-1009.

作者简介:

李帅，通讯作者。

编辑：张志菊 编号：EA-4220802040（修回：2022-12-11）